

莊子
內篇
新釋

张默生 编著

成都古籍书店

張默生注釋

莊子

內篇

新釋

成都古籍書店

本书根据东方书社1948年初版影印

庄子内篇新释

张默生编著

成都古籍书店影印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邛崃县印刷厂印制

七八七·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印张：九·八七五 印数：一—五〇〇〇册

一九九〇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三·二〇元

自序

當我初讀莊子的時候，見到滿紙盡是荒唐之言，隨處都是無端崖之詞，真所謂恍兮惚兮，如入五里霧中，便不禁廢書而嘆了！以後、找到幾家的註本來看，又多屬盲人摸象：「觸其牙者言象形如蘿菔根，觸其耳者言如箕，觸其脚者言如臼，觸其脊者言如床，觸其腹者言如甕，觸其尾者言如繩。」（語見涅槃經）所觸皆象，都非真象。滿天的疑雲，依然掃撥不開，何從一窺廬山的真面目？再後，則盡力之所能，遍搜有關莊子的註本，大概有百餘家吧，也都是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

我聽說中外古今的名著，都像無盡的寶藏，雖可任人開發，卻不易開發得盡；莫非莊子一書，也是這開發不盡的寶藏嗎？因此，我雖不十分明白莊子，卻越是看重莊子。但我轉而又懷疑起來，以為真理只是一個，何至於如此紛紜呢？我又想：昔人學書者，見蛇鬬而悟草書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筆法大進。於是盡棄各家註本，直讀莊子原文，幾於讀之成誦；而又仰觀俯察，心領會神，入於「悟」的境界，以期與莊子之言相印證。久而久之

之，悟得莊子一書，原是論「道」之書，「道」本不可言，不可言而強言，則言者已自知其不可；而況言其言者尙不知其言之不可，反據其不可言之言而代爲立言，勿怪乎其言之莫知所以了。

禪家有「指月錄」一書，他們把「月」比作真如（猶如道體），把書中的文字比作指月的「指」，「以「指」指「月」，猶如借「文字」以傳「道」，「只要不執指爲月，也就不至執着文字以求道了。自老子以來，卽說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這話莊子已是深深體會到的，既是深深體會得到，而偏去道此不可道之道，莫非亦如禪家之以「指」指「月」的方便法門嗎？果然熟讀莊子以後，無處而非說明這不得已的設施。所以他說：「荃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荃（魚網）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（兔置）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；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？」真是隨添隨掃，掃得一個乾乾淨淨，空無所有。註釋家如能澈悟及此，便不至以先入爲主，或使莊子就老，或使莊子就儒，甚或使莊子就佛了；也不至尋章摘句，執着文字，硬說「文以載道」了。但世人已昧於識「道」，又何妨使其「因文見道」呢？此莊子一書所以不得已而作也。於是文字又成爲識道的階梯，這階

梯又是切切不可看輕的。記得熊十力先生曾說：「必須深入文字中，方可出於文字外。」讀莊子正須持着這種態度，然後知歷來的註釋家，並不是於莊子毫無供獻的；但恐於文字入之不深，誤解了原來使用這文字的人，猶如藉以登高的梯子放得不穩，在半空中跌倒下來似的。因此，我感謝近代講考據訓詁的人們，他們已爲研究莊子的人樹立階梯了；我又感謝前代講義理的人們，他們已爲研究莊子的人，指出約略的目標了。此中所感不足者；酷嗜考據訓詁的人，往往不顧莊子的義理，以致所釋的文字，不合於莊子立言的本意，好比登高的梯子不適於登高之用；而只顧義理的人，往往忽略莊子的文字，以致所闡的義理，又背於莊子使用的文字，好比指示的目標，原來是空中樓閣。此二者，正缺乏莊子所謂「莫若以明」的精神。莫若以明，就是以此明彼，以彼明此，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。吾爲此懼，所以於二者不敢偏廢，因爲不敢偏廢，竟然發現了莊子特殊的文體，又尋獲了莊子自製的鑰匙，持此以研讀莊子，似乎略能窺見其百官之美宗廟之富，於是不揣譾陋，姑妄言之，而有莊子新釋一書。

三十七年九月張默生序於四川北碚相輝文法學院。

本書注釋凡例

一、本書原文，從通行的郭象本，內篇、外篇、雜篇的分類，本人雖另有意見，載之答問篇中，但原書的次第，不予更動。

二、本書文字，凡郭本在文義上能講得通的，以不改動爲原則；遇有必須改動者，始參照各家所傳的本子，及歷代校釋家所見，略爲赜正。其或各本的文字有並存的價值者，則於「集註」一項中注出，如較原文爲優的，則附以按語，否則不加判斷。

三、本書原文，每篇悉爲分段分節，並加新式標點符號。段與段之間，空一行排印；節與節之間，則不空行；但每段每節的開始，均一律提行低二格起。

四、本書注釋體例：（一）題解，（二）集註，（三）譯釋，各篇皆同。

五、「題解」一項，置於各篇「題目」下方。其內容：說明各篇的文體，揭示各篇的大意，有時亦論及各篇或篇中某段某節的真僞與文字的錯簡等等。

六、「集註」一項，置於每段每節原文之後。其所持態度，爲參考歷代註釋家、考據家、

及校刊訓詁家的績業，而爲取長捨短之是務。如有各家所缺者，則尋繹上下文義，而自爲作注。間有歷來原文錯誤，無從校正，無從注釋者，亦不爲強解，但此等處則甚少。又「集註」一項，僅及難字、難詞、難句諸端，所下解釋，力求簡明，雖知尊重各家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，但只採用其考證的結果，不再顯示其考證的過程，以徒亂人意。再則莊子各篇，常有原作者獨創之詞，與一向文字學家所詁定的字義，每有出入，甚或大有出入。遇此等處，卽由本人所見，而予以注釋。

七、「譯釋」一項，又置於每段每節的「集註」之後。因慮初讀莊子的人，縱然懂得了書中的難字、難詞、難句諸端，未必卽能貫通其文義，於是而有「譯釋」的必要。「譯」是用白話翻譯每段每節的原文，「釋」是扼要的說明每段每節的大意，其次序是先「譯」後「釋」。「譯」的部分，相當於拙著老子新釋中的「句解」一項；「釋」的部分，相當於老子新釋中的「大意」一項。其所持態度，在翻譯時，必須把定莊子的原文，依據「集註」的解釋，不放過原文的一句一字，都要切切實實的講出來。但句與句之間，有時文義簡略，又須體察莊子的原意，闡發數語，以作句與句間過渡的橋

樂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！再則「譯文」與「原文」雖有「文」「白」之分，但譯時力求保持原作品的風格，比如說：原作品具有「哲學的文學，文學的哲學」的雙重寫法，而譯文也力求做到這雙重意義；甚且原作品有時涉於呆板的句法，而譯文還要爲它彌補這種缺陷，使其化板爲活。例如齊物論中：「山陵之畏懼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：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。……」若干句，就嫌其缺少變化，文字不够活潑。譯文則作如是譯法：「像那高下盤回的山陵，和那百圍大的樹木，它們的竅穴是各不相同的：有像鼻子的，有像嘴的，有像耳朵的；也有橫似筭的，圓似圈的，凹似臼的；更有如水坑般叫做洼的，叫做污的。這些不同的竅穴發出的聲音：有的如水激聲，有的如箭去聲，有的如叱咤聲；也有像唏噓聲的，有像叫喊聲的，有像號哭聲的；更有其聲似幽深而突的，其聲似哀切而咬的。真是前風過去，後風即來，自然在前的唱出于……的聲音，在後的即和着喁……的聲音。」這樣譯法，似覺比原文於整齊中富有變化的趣致了。譯文中像這樣的地方很多，此不過略爲

舉例，藉見一般。嚴幾道譯西籍，特標出「信」、「達」、「雅」三字，以爲趨赴的目標；我以爲譯本國的古代名著，尤應做到「信、達、雅」的地步。這是在本書「譯文」方面的所有事；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！至於「釋」的部分還須作補充的說明：因爲莊子的文字，往往「言不盡意」，在譯文中勢必不能任意補充；而且全書中除少量的直接說理文字外，非用「寓言」，即用「重言」。「每當古聖先賢或是下等動物正在對話的時候，原作者尙要躲避起來，更何容譯者揶揄？但其每段的「寓言」或「重言」，又多屬「意在言外」，倘不爲之闡釋，亦恐初學者不易理會。再則莊子所用的「術語」，與各家所用的「術語」，有字同而義異的，有詞異而義同的；即在莊子本書中，其用語也每每不能統一，甚且是故意如此，以從各方面顯示其所欲表達意旨。遇此等處，如不爲之辨析通釋，更足以亂讀者的心思。故本書「釋」的部分，除總括每段每節的大意外，還負着以上所說的數種使命。

八、本書於每篇原文酌加雙圈，以增加讀者的注意力；但所加雙圈之處，都是有關莊子一派的學術思想者，與文評家只知欣賞其文章者不同。

莊子研究答問

一 研究莊子的態度

問：我很想研究莊子，先生能告訴我研究莊子的方法嗎？

答：慚愧的很！我對莊子也說不到什麼研究，又何敢談論研究的方法呢？

問：不要客氣，我早已知道你對莊子是有研究的，請勿吝教好了。

答：那末我們可以隨便談談；不過我先請問，你研究莊子的目的何在：是着重在莊子的學說呢？還是就莊子書論莊子書，是研究這書的文章呢？

問：這兩方面，我都願意嘗試一下；但注意之點，有什麼不同呢？

答：自然稍有分別：若只是研究莊子的文章，那就不必過於計較莊子書的真偽，只要把莊子書的文體，和文章的構造，研究清楚就夠了。若是研究莊子的學說，就非先把莊子書中篇章的真偽辨別清楚不可，否則真偽雜糅，張冠李戴，是徒勞無益的。

問：請先把莊子書的文體和文章的構造講一講好嗎？

答：據我研究的結果，莊子全書的文體略可分爲四等。第一等作品，在形式上，約可分爲甲乙兩類：甲類是先總論，次分論，無結論的；乙類是先分論，次結論，無總論的；如逍遙遊、齊物論、養生主、人間世、德充符、大宗師、應帝王、秋水、至樂、達生等篇便是。第二等作品，是只有分論，沒有總論和結果，在每篇中每段各自成篇，意義不甚相連屬，絕似雜記體裁，外篇雜篇中的文章，很多是這一類的，如在宥、天地、天道、天運、山木、田子方、知北遊、庚桑楚、徐無鬼、則陽、外物、列禦寇等篇便是。第三等作品，沒有總論和分論，全篇一氣呵成，有近於後世的文體，產生的時期較晚，如駢拇、胠篋、馬蹄、刻意、繕性等篇便是。第四等作品，是摹仿前三類的作品的，文理頗膚淺，產生的時期就更晚了，如讓王、盜跖、說劍、漁父等篇便是。至於寓言和天下兩篇，一是莊子著書的凡例，一是莊子全書的後序，論其文體，當屬於第一等。至於文章的結構，只有第一等作品的甲類文字，可以特別提出來談一談，就是他的總論，不同於後世文章的總論；他的分論，更不同於後世文章的分論。

後世文章的總論，只是略說全篇的大意，是引論的性質，重要的部分全在分論；莊子的文章則不然，重要的部分在總論，總論中已把全篇的意義說完了；所謂分論，多用「寓言」和「重言」來證明總論中的歸結之點的。因此，縱然是莊子的第一等作品，若把它拆開來看，也能各自成篇；但是合起來看，便是一篇具有獨特組織的妙文了。

問：你對於莊子書的真偽，有什麼看法呢？

答：這裏只好簡單的說一說，至於詳細的情形，自唐之韓愈，宋之蘇軾，清代的考據家們，以及當代的考證學者，已經提供了很多的意見，有的把全篇認為是假的，有的把一篇的某一段或某幾句認為是假的，雖不能成為定論，但他們給與莊子研究上的幫助却很不小。現在只說說我對於莊子書真偽問題的態度吧：

我們要討論某書的真偽，須先承認某書和著者的關係，所以我們討論莊子書的真偽，就須承認莊子書和莊周的關係。如果根本懷疑莊周曾著過書的話，這問題便不必討論了。我的態度，是假定某某篇為莊周自作，於是就以某某篇作為標準，按照他的文體和思想，去衡量其他諸篇，如果合於這種文體及思想的，便算是真的，否則便算是假的。

的。自然其他的條件還有，譬如「術語」的一貫與否，史實的正確與否，都是同時要顧到的。大概莊子的內七篇，前人都認為是莊周所作；雜篇的讓王、盜跖、說劍、漁父四篇，都認為是後人僞作的；其他的雜篇和全部的外篇，都認為是莊周的後學推衍師說而作的。大體雖然不錯，但細微的地方，還須一一辨認。例如內篇的逍遙遊，最後的兩段，就有人懷疑。外篇的秋水、至樂、達生、雜篇的寓言、天下，又極似內篇文體的構造，雖說有部分的膚淺之處，但大體看來，又和內篇的文章，並無多大分別。至於像外篇的駢拇、馬蹄、胠篋、刻意、繕性五篇，我們若是衡量其文體，就不知去內篇若千里，決不是莊周的手筆。此外外雜篇中的札記式的文字，或是莊周的散記，或是他的後學所作，都可以說得下去。前邊我把莊子各篇分爲四等，雖是着重在文體方面，但是真僞的看法，已大半隱括其中。就是我列爲第一等作品的，大部分認為是莊周自作；列爲第二等作品的，大部分認為是莊周的後學所作，爲時較古；列爲第三等作品的大部分認為是莊周別派所作，爲時較後；列爲第四等作品的，也是莊周的別派所作，爲時更後，甚至爲魏晉人所作，也說不定。要之，莊子這部書，原來

是五十二篇，失掉十九篇，現在三十三篇，這三十三篇，我們當認爲是「莊學叢書」，是莊周這一派的人所作，不是一人一時所作，這是很明顯的。其他先秦的子書，都應這種看法。所以在今日研究子書，不但於真中求偽，更當於偽中求真。再則真偽的問題，並不是價值的問題，真的不一定是好的，偽的也不一定是壞的。只要我們能把某書的某篇，考定出確切的時代來，則對於某一學派的演變，和它所受於時代思想的反映，這在學術史上，仍是關係很重要的。

二 莊子的鑰匙

問：我現在的意思，打算先把莊子全書細讀一遍，等到把書讀熟了，懂得各篇的意義了，再進而研究他的學說，你看好不好？

答：最好，最好！這是研究任何一家學說的基本問題，現在的人最缺乏這種耐性，往往某一種書未曾讀過，就要著書立說，用到什麼書時，才去臨時翻檢，任意抄襲；這種情形，就是當代的知名之士，也不能免。試問，他對某一家的著述，先自面生面的，怎

能講到義理上的貫通呢？既不能貫通，又怎能知其精義之所在呢？所以目前出版的什麼文學史哲學史，以及文學哲學概論一類的書，很多是不得體要和似是而非的言論。這種原故，就是因為著書的人不肯切實讀書，不能涵泳有素，所以也就不知其精義之所在了。你現在想從切實讀書入手，我認為是最正當的態度。

問：不過，我以前對莊子也翻讀過幾篇，總覺書中的意義太深，太玄妙，實在難以捉摩；我看了幾家的註釋，仍是覺得隔靴搔癢，無當於心；但是有許多文評家，反說莊子的文章，恍兮惚兮，來無踪，去無影，真是神出之筆，真是妙文！我為什麼看不出莊子文章的妙處呢？先生對此有何見教？

答：真是笑話！我不知道這些文評家們，既說莊子的文章這等玄虛神奇，不可捉摩，又何以知道他的好處呢？評論一件物事，必須先明白他的本身，才可以斷定他的優劣；他們既然不明白莊子文章的本身，說好說壞全是廢話。還有人說，莊學是一種玄學，和有理有法的名學不同，所以不好懂；這話和文評家們同樣的荒謬。我以為學術上，只有有名學，沒有玄學，因為任何一個思想家的言論，沒有不是遵循邏輯的法則，或是由

歸納或是由演繹而成的。所以印度的學術本於「因明」，西洋的學術本於「邏輯」；那末，中國的學術，當然也是本於所謂「名學」了。中國古代的名家，是標榜「名學」的。莊子雖然極力反對他們，但他反對名家所引用的方法，仍是合於思考演進的法則，那便是所謂「名學」。莊子全書中，反對名家的言論最多；但他如果不懂得名學，也就無從反對他們起了。試問不懂得公孫龍的白馬論，又何從說：「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」呢？不懂得公孫龍的指物論，又何從說：「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」呢？因此，若要研究莊子，也必須先研究名學，而且莊子自身的辯證，正是一種名學，而不是玄學。我想，道理沒有深淺，只看懂得不懂得：如果是真懂得了，雖深亦淺；如果是不懂得，雖淺亦深。常見通達的學者爲人講書，無論是多末深奧的詞句，他總是巧譬妙喻，使聽的人得到一種確切的意義；否則講的人先不能自己了解，他越是牽強傳會，就越法失却作者的原意了。註釋家就是負着爲人講書的責任，如果我們不能由註解方面得到原書的真義，或是所得到的也不過似是而非的一種印象，那末，就可知道這位註釋家原來也是不甚明白的，你所看的